

全球安全倡议专题

全球安全倡议的性质及其 在拉美的实践前景*

冷雪昊 冯维江

内容提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2年4月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首次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旨在消弭国际冲突根源、完善全球安全治理，协调国际社会共同应对百年未有大变局加速演进下面临的新挑战。全球安全倡议提出后得到包括学术界在内国际社会主流的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本文从有机权力理论和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的视角探讨了全球安全倡议的性质和产生作用的机制，分析了全球安全倡议如何影响国家的权力结构和安全策略。以拉美地区为案例，评估了该地区的国家安全形势和需求，探讨了在拉美地区实践全球安全倡议的可能路径和前景，在此基础上分析拉美国家在全球安全倡议框架下合作的潜力，以及利用这一框架来加强区域安全的着力点。尽管全球安全倡议可以在理念、制度、器物等层面为拉美地区国家安全问题的解决提供助益，但这些问题的根本性解决，还需各国协同投入资源。只有经过共同努力，拉美地区才能实现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和共同繁荣。

关键词：全球安全倡议 公共产品 权力结构 安全策略
区域安全

作者简介：冷雪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冯维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 (2023) 05-0027-19

* 本文是2019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自主资助项目“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的阶段性成果。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世界面临多种风险，包括且不限于地缘政治热点频发、局部紧张与冲突不断、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严重冲击国际经济秩序、各类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风险交错重叠等。这些问题对全球安全治理提出了新的更加紧迫而严峻的挑战。为系统应对各项挑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22 年 4 月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强调“六个坚持”^①，倡导以团结精神适应深刻调整的国际格局，以共赢思维应对复杂交织的安全挑战，旨在消弭国际冲突根源、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推动国际社会携手为动荡变化的时代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发展。2022 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写入了全球安全倡议，表示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落实。2023 年 2 月，中国政府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进一步阐释了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理念与原则、重点合作方向以及合作平台和机制。^② 2023 年 2 月，中国发起的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在香港成立，旨在推动以和谐友好的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议。同月，中国外交部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被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称为一项重要贡献。2023 年 4 月，在中国积极斡旋下，沙特和伊朗在北京宣布恢复外交关系，这是全球安全倡议的一次成功实践，为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分歧、实现睦邻友好树立了典范，标志着北京成为纷争国家通往和解与和平之路的新的关键枢纽。2023 年 9 月，中国政府发布《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强调指出全球安全倡议等“落地生根，给世界带来的是繁荣稳定的巨大红利，创造的是扎扎实实的民生福祉”，“全球安全倡议是国际公共产品，服务的是全世界人民的利益，维护的是全世界人民的安宁”。^③

全球安全倡议提出后得到包括学术界在内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截至 2023 年 9 月，世界上已有 100 多个国家明确支持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④ 亚太“一带一路”共策会主席翁诗杰表示，全球安全倡议的

^① 即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

^②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全文）》，中国政府网，2023 年 2 月 21 日。http://www.gov.cn/xinwen/2023-02/21/content_5742481.htm。[2023-08-26]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2023 年 9 月 26 日。http://www.scio.gov.cn/zfbps/zfbps_2279/202309/t20230926_771203.html。[2023-09-26]

^④ 刘赞：《国际观察 | 海外专家热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世界意义》，新华网，2023 年 9 月 28 日。http://www.news.cn/world/2023-09/28/c_1129891341.htm。[2023-09-28]

提出填补了全球安全架构的空白。^① 英国 48 家集团俱乐部副主席基思·贝内特认为，在全球安全倡议下，中国致力于通过政治对话与和平谈判化解冲突，主张通过发展促进和平，这些建议无疑有助于防止冲突的爆发或进一步蔓延。^② 肯尼亚国际问题学者卡文斯·阿德希尔认为，全球安全倡议极大地丰富了全球安全理念，突破了仅仅关注自身安全的局限。^③ 伊拉克提克里特大学政治地理学教授穆萨纳·马兹鲁伊认为，历史已经证明，西方国家在其安全理念指导下，无法给所有国家带来和平与稳定，全球安全倡议则为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维护和平、获得平等发展机遇的新路径，“这一理念契合当前国际社会的现实需求”^④。德国法兰克福和平研究所学者帕斯卡尔—阿布（Pascal Abb）表示《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值得全面研究，认为该文件反映了当前中国安全方针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前所未有的地将自身关注的安全议程由地区性的拓展为全球性的；二是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意义上的安全领域的广泛性；三是在和平与发展之间建立了牢固的联系，反映了中国决策者和专家在“政治冲突最终根源于经济不平等，只有通过消除这些差异的发展议程才能解决”上的广泛共识；四是在安全规范和实践方法上明确有别于美西方的干预主义、单边主义。^⑤

然而，也有一些观点对全球安全倡议做出了误读或者扭曲。例如，有分析认为中国政府有意在全球安全倡议下推动一系列涉及各种多边或诸边联盟的外交举措，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可与美国领导的条约、联盟和机构体系相抗衡的全球安全架构。^⑥ 与前文述及的翁诗杰关于全球安全倡议是填补空白式的全球安全架构的观点有所不同，这一分析将全球安全倡议视为与已有体系存在对抗性关系的全球安全架构。还有分析虽然将全球安全倡议视为中国推动全球治理全面改革的一种努力，但认为最终目的是要削弱美国的“全球领导

^① 毛鹏飞：《全球安全倡议填补了全球安全架构的空白——访亚太“一带一路”共策会主席翁诗杰》，新华网，2023年6月28日。http://www.news.cn/world/2023-06/28/c_1129722358.htm. [2023-09-28]

^{②③④} 刘赞、张远：《让平安的钟声响彻人间——中国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守护世界和平安宁》，新华网，2023年4月22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3-04/22/c_1129549126.htm. [2023-09-28]

^⑤ Pascal Abb, “China’s New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A Rising Power Spreads its Wings,” March 2, 2023. https://blog.prif.org/2023/03/02. [2023-09-28]

^⑥ Gabriel Wildau, “China: What Is th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May 1, 2023. https://www.teneo.com/china-what-is-the-global-security-initiative/. [2023-09-28]

地位”。^①

综合来看，多数研究认识到了全球安全倡议的公共产品属性和部分有别于传统安全治理安排的特征，但未能对其发挥作用的机制做出完整清晰全面的界定；也有少数研究对全球安全倡议的旨趣或目标作出了误读。这些问题带来的模糊或错误认识，都需要借助理论框架对全球安全倡议的性质做出全面准确的厘定，才能从根本上予以廓清。本文从有机权力理论及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视角，对全球安全倡议的性质和产生作用的机理进行分析，以拉美地区为案例分析该地区国家安全形势和需求，对在拉美地区实践全球安全倡议的路径和前景作出分析，最后是简要的总结。

一 全球安全倡议的性质及作用机理

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的安全利益越来越相互关联，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妥善应对各种跨国安全威胁。全球安全倡议是一个多方参与的国际合作机制，旨在通过各国的共同努力，加强全球安全治理，应对各种跨国安全威胁。该倡议强调各国应根据自身的国情和能力，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共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其有效性可以从有机权力理论和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等理论视角对全球安全倡议的性质和产生影响机理的分析中得到呈现。

（一）有机权力理论视角下的全球安全倡议

借助已有文献，先将有机权力理论与全球安全倡议密切相关的主要概念和命题总结如下。^② 一国仅通过硬权力，或者仅通过软权力，或者通过两种权力的一定比例的组合来实现让其他国家“做其原本不打算做之事”的权力结构，称之为“机械权力结构”。^③ 如果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是通过硬权力和软权力

^① Carla Freeman and Lyndi Tsering, “As China Looks to Reform Global Governance, How Does It Approach the U. N. ?”, September 28, 2023. <https://www.usip.org/publications/2023/09>. [2023 - 09 - 28]

^② 冯维江、余洁雅：《论霸权的权力根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2期，第4-25页。

^③ 约瑟夫·奈最早明确而完整地提出的软权力思想，他将基于认同的同化式权力称为软权力，以此区分基于强制或命令式的硬权力。但他在分析的过程中对软权力的划分和界定并不清晰，甚至前后矛盾，不能逻辑一致地坚持权力与作为权力资源的实力之间的区别。例如，他过于强调软权力与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等无形资源之间联系的紧密性，而这背离了软权力系于认同的关键特征。实际上他关于软权力的核心思想是，某国让其他国家主动按照该国愿望行事的权力，显然这一权力既可能是因为该国的有形资源也可能是因为该国的无形资源所引致的。参见 Joseph S. Nye,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 i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05, No. 2, 1990, pp. 177 - 192; 冯维江、余洁雅：《论霸权的权力根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2期，第4-25页。

相互促进的权力结构或方式实现的，这样的权力结构可称之为“有机权力结构”。根据有机权力理论，一国的硬权力来自于该国向其他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提供经济等利益进行“诱惑”的公益产品（public goods），另一类是通过武力等方式进行“强制”的公害产品（public bads）。

一国的软权力则来自于其他国家对该国的认同或主动输诚，权力的强度用其他国家对该国主导权力框架的关系专用性投资的规模来度量。所谓关系专用性投资意味着，一旦做出投资，它在关系内部比在外部更有价值。^① 换句话说，跟随者投入了大量的关系专用性投资，这些资产只在关系之内有价值，若转移到关系之外价值就会发生极大的贬值。^② 根据不完全契约理论，由于契约不完全性的存在，无法事先就专用性投资的相关事宜签订可以被第三方所证实的合同，那么在没有发生剩余控制权交易或转移的条件下，一般来说，投资主体不太敢于进行专用性投资。因为一旦投资就可能使自己限于被“锁定”的不利谈判地位，招致对方的“敲竹杠”。^③ 如果明知这种情况，仍然选择开展相当规模的关系专用性投资，那么这一举动就展示出了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谓“把利害攸关之事置于他人的失信、失误或失败的风险之中”^④ 式的信任或忠诚。^⑤

已有研究表明，一国对其他国家的硬权力和软权力之间可能存在多种关系。^⑥ 有机权力理论则要求，硬权力和软权力之间应当存在相互促进或正相关关系。一国通过向其他国家提供公益产品而产生的硬权力，与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同或关系专用性投资所表征的软权力同向升降，这是比较好理解的。一国通过向其他国家提供公害产品而产生的硬权力，与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同或关系专用性投资所表征的软权力同向升降，意味着其他国家对“强制者”或“施害者”产生了依恋或认同，这一现象出现的概率较小，其机制与心理学上的“斯德哥尔摩效应”相似。

① [美] 埃里克·弗鲁博顿、[德] 鲁道夫·芮切特著，姜建强等译：《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95页。

② [法] 贝尔纳·萨拉尼耶著，费方域等译：《合同经济学》，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5页。

③ 张宇燕、冯维江：《国际制度非中性与新兴经济体的赶超策略分析》，载《新兴经济体研究》，2014年5月第1辑（总第6辑），第16页。

④ [美] 查尔斯·蒂利著，胡位钧译：《信任与统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5页。

⑤ 冯维江：《中美权力博弈与新型大国关系的演进——基于公共产品与关系专用性投资的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1期，第106-128页。

⑥ 冯维江、余洁雅：《论霸权的权力根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2期，第4-25页。

根据上述分析框架，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等美西方主导的安全架构为比较对象，可以引申出全球安全倡议发挥作用的以下几个方面特征。

第一，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全球安全倡议主要是以公益产品而非公害产品的属性发挥作用。正如有的观察者所言，全球安全倡议的思路超越了传统的以军事化手段保护国家安全的做法。^① 美西方主导的“北约”是军事组织；美国纠集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成的“五眼联盟”是情报机构；美国还与韩国、日本、菲律宾等建立双边军事同盟关系；在乌克兰危机中，美国联合盟友对俄罗斯实施了经济制裁。这些做法都是以强制手段或威胁等提供公害产品来保护其所谓的“国家安全”。与此不同，中国倡导的全球安全倡议拒绝美西方经常使用的强制性手段，认为从性质来看经济制裁与战争或军事威胁类似，本质上都是最好摒弃的非和平措施^②，强调“战争和制裁不是解决争端的根本之道，对话协商才是化解分歧的有效途径”“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制造更多困难和复杂因素”，应“避免将粮食安全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坚决反对外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全球安全倡议更侧重于提供观念或意识形态层面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层面的公益产品，通过贯彻有关理念、实施相关制度来确保人类的和平与繁荣。其实质是尊重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各国正当合理的安全关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挑战。它主要不是美西方传统安全架构那种强调物质特别是军事力量支撑的实体结构^③，但也并非脱离实际的“空谈”。例如，《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提出，未来 5 年中方愿向全球发展中国家提供 5000 个研修培训名额用于培养专业人才，共同应对全球性安全问题。这正是以提供利益而非实施强制的方式来开展维护安全的实践。

第二，全球安全倡议重视以共建共商共享方式鼓励各方开展针对倡议的关系专用性投资并在此过程中积累相互信任。“北约”等传统安全架构内部更多是主导国家通过强迫性的制度或行动来要求参与方分摊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例

^① Stephen Ndegwa, “Why the World Needs a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April 23, 2022. <https://www.the-star.co.ke/news/world>. [2023-09-29]

^② Pascal Abb, “China’s New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A Rising Power Spreads its Wings”, March 2, 2023. <https://blog.prif.org/2023/03/02>. [2023-09-29]

^③ Stephen Ndegwa, “Why the World Needs a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April 23, 2022. <https://www.the-star.co.ke/news/world>. [2023-09-29]

如，美国长期向德国、日本、韩国等军事盟友施压，要求其负担更多“北约”或美国驻军的军费开支。即便在美国要求下这些盟友“慷慨解囊”，补充了美国主导的军事安全公共产品支撑的硬权力的强度，但可能并不能鼓励相关盟友对美国产生更大认同并主动开展大规模关系专用性投资；甚至恰恰相反，盟友可能心生怨怼，美国的软权力在长期中可能下降，侵蚀或抵消其公共产品规模扩大带来的硬权力的伸张。全球安全倡议并不强调展示军事实力以恐吓其真正的和想象中的敌人，也不强行要求参与国为此负担费用。全球安全倡议“积极推进安全理念对接和利益共融”，鼓励“围绕和平与安全问题广泛讨论沟通，提出共同倡议主张，汇聚国际社会应对安全挑战共识”“加强安全领域政策沟通，促进政府间对话合作，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应对安全挑战合力”，努力以共建共商共享方式开展国际安全合作，最终“即便不能形成很多具体政策成果，也有助于培养友好的国际关系网络”^①，而这一友好网络作为重要的关系专用性投资，本身就是实现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关键基础。

第三，支持全球安全倡议的是有机权力结构，其产生的硬权力和软权力能够达成相互促进的正反馈。从《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的文本来看，中国不是一味颐指气使地占据所谓领导者地位，用利诱或威逼的方式诱迫其他国家服从，而是照顾其他国家或国际机构的合理关切和比较优势，支持它们在特定领域发挥更加积极和主导性的作用，从而也在整体上更能赢得它们的理解、认同和尊重，实现硬权力和软权力并进式提升。这很好地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观点。例如，在与联合国合作上，强调支持联合国在全球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在大国关系方面，倡导大国带头讲平等、讲诚信、讲合作、讲法治，带头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在军控方面，支持在尊重非洲国家意愿的前提下开展中国、非洲、欧洲轻小武器管控合作，为雷患国家提供更多力所能及的帮助；在地区安全方面，支持和完善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和架构；在实现中东安全稳定方面，支持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区域组织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在维护非洲和平方面，支持非洲国家、非洲联盟、次区域组织为解决地区冲突、反对恐怖主义、维护海上安全所作努力，呼吁国际社会向非洲主导的反恐行动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非洲国家增强自主维护和平的能力，支持

^① Gabriel Wildau, “China: What Is th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May 1, 2023. <https://www.teneo.com/china-what-is-the-global-security-initiative/>. [2023-09-29]

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在反恐方面，提倡加强联合国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的中心协调作用；在信息安全方面，希望推动达成反映各方意愿、尊重各方利益的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在公共卫生方面，坚持让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①

（二）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视角下的全球安全倡议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在中国兴起的关于国家安全的新的学科和理论，习近平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是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的思想根基和主体内容。^② 借助已有文献，与阐释全球安全倡议密切相关的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基本概念和理论命题可总结如下。^③

第一，新时代国家安全强调“状态持续性”，即国家安全目标不仅强调国家利益处于安全状态，而且强调国家具备可持续地维护安全状态的能力，从后者还可引申出“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要命题。一些研究强调没有危险或不受威胁之状态的安全，例如，“如果一个国家在不想打仗的时候不必牺牲核心价值观；在受到挑战时可以打胜仗并维护其价值观，这个国家就是安全的”^④。还有一些研究将安全等同于确保安全的能力，例如，“国家安全是一个民族国家使用经济、军事、政治、外交和司法措施来克服国内和国际威胁的能力”。^⑤ 当今时代，只强调状态或只强调能力对国家安全的理解都是不完整的。安全状态是对安全能力足以克服安全威胁的整体静态评估，而安全能力反映的是对安全可持续性的历时性保障，两者结合才能在动态平衡中把握国家安全^⑥，这是全球安全倡议在理念上强调“安全的可持续性”的应有之义。

^①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全文）》，中国政府网，2023年2月21日。http://www.gov.cn/xinwen/2023-02/21/content_5742481.htm。[2023-08-29]

^② 冯维江、张宇燕：《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思想渊源、实践基础和理论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4期，第4-27页。

^③ 张宇燕、冯维江：《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论纲》，载《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第140-162页；冯维江：《全球安全倡议的理论基础——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载《中国社会科学网刊》，2022年第10期，第65-72页。

^④ [英]阿兰·柯林斯主编，高望来等译：《当代安全研究》（第三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第2-3页。

^⑤ Travis Morris, “Achieving National Security: Comparing four State Security Models”, in *Police Practice and Research: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13, No. 2, 2012, pp. 121-137.

^⑥ 安全能力的物质基础是发展，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只强调发展而忽视安全能力建设，生产出来的发展成果也可能因为安全问题蒙受严重破坏或耗损。一国资源在安全类产出及技术和发展类产出及技术上的投入应当统筹协调、齐头并进，过度强调某一个方面都不能达成“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在良性互动中实现动态平衡”的效果。

第二，新时代国家安全强调“实感一致性”，即国家安全状态不仅包括确保国家利益处于客观安全状态，而且包括确保对此存在准确认知或具有安全感的主观安全状态。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若一国客观上没有危险和威胁，但主观上缺乏安全感，这样的国家具有较大的安全敏感性，容易因微小的扰动就引发严重的安全风险。若一国客观上困难重重，但主观上轻忽风险、对威胁视而不见，也容易发生颠覆性的国家安全危机。只有主观的感受认知与实际的客观情况相一致的国家安全，才是牢固的国家安全。这意味着，全球安全倡议坚持的“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非常重要。安全状态与认知高度相关，必须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让各安全关切方都能统一于客观安全和主观安全，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最终因缺乏安全感而试图以自上而下的“颜色革命”或自外而内的武装入侵“先发制人”，令地区乃至世界陷入安全困境。

第三，新时代国家安全强调“利益二元性”，即国家安全对象或所指向及维护的国家利益不仅包括种类繁多的物质性利益，而且囊括了制度、声誉、价值观等丰富的非物质性利益。国家安全的本质是国家利益得到维护或保障。不同时空背景下，国家对自身利益的种类范围及其重要性的排序并不相同，所关切的国家安全的内容及其优先性也不一样。^① 当今时代，国家安全已经大大超出传统的国土、军事安全范畴，试图保障诸多方面的物质性及非物质性国家利益，各国按照自身国家利益偏好来决定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及其排序。^② 越是如此，在处理国际安全关系时，越应该以全球安全倡议“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最大公约数作为准则，而不是试图偏执地推行夹带“一己之私”的“家法帮规”，侵犯其他国家的制度、声誉、价值观利益。

^① 有研究认为，发达国家民众通常会担心政府不够强大而缺乏足够的军事力量来抵御外部威胁。但部分发展中国家民众则担心政府过于强大而对安全造成威胁，因为猖獗的腐败、压迫和其他形式的行政不当被他们看作是国家不安全的来源。换言之，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安全概念需要优先解决的不是或不仅是军事安全，更包括通过政府能力建设来加强内部安全，如确保食品安全、更好的卫生系统和经济安全等。参见 Muhammad Azfar Anwar et al., “Mapping the Knowledge of National Security in 21st Century a Bibliometric Study”, in *Cogent Social Sciences*, Vol. 4, No. 1, 2018.

^② 除维护物质性利益之外，大国通常还特别关心制度、声誉、价值观等非物质性利益。例如，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价值观列为四项国家利益之一，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价值观放在四大支柱性国家利益的“提升美国影响力”之下，拜登担任美国总统后强调“民主价值观”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并力图将其“武器化”，威胁“战略对手”的国家安全。欧盟发布的《欧洲安全联盟战略（2020—2025年）》也强调“确保安全政策始终以我们共同的欧洲价值观为基础”。

第四，新时代国家安全强调“威胁双重性”，即安全威胁的来源可分为有意安全（security）威胁和无意安全（safety）威胁，应注意区分并对症下药。有意安全指处理带有主观胁迫意图的威胁来源而实现的安全状态及实现这种安全状态的能力，无意安全指处理不带有主观意图而是因客观上的疏漏、缺陷等风险源而实现的安全状态及实现这种安全状态的能力。前者一般处理人为或有意的破坏或安全事件（这类事件所带来的威胁通常是某一或某类博弈方只顾自身利益而对其他博弈者带来的威胁），后者一般处理非人为或无意造成的事故或安全风险（这类事件或风险所带来的威胁往往是所有博弈方都想避免但又难以完全避免的）。全球安全倡议侧重应对无意安全问题，同时强调将有意安全问题转化为无意安全问题，将潜在的威胁力量转变为共同应对无意安全问题的合作力量。例如，《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指出，“倡议秉持开放包容原则，欢迎和期待各方参与，共同丰富倡议内涵，积极探索开展新形式新领域合作。中方愿同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追求幸福的国家和人民携手同行，协力应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并肩守护地球家园的和平安宁”。这与美西方主导的传统安全架构强调“针对第三方”，刻意寻找或树立“共同敌人”作为有意安全问题来应对的思路截然不同。

第五，新时代国家安全强调“群己关联性”，即当今时代，国家安全的实现范围不仅包括本国自身安全，而且强调各国的共同安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各国国家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相互交织，国家安全也必须在国际安全或共同安全的依托下才能充分实现。一些国家对共同安全的范围作出狭隘的界定，例如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把共同安全范围限定在所谓“志同道合”的盟友之间。这种划分盟友与对手并且仅仅追求自身及盟友安全的做法往往造成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党同伐异”，倾向于从实力地位出发，用强权或暴力来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这与全球安全倡议强调的“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背道而驰。只有秉持“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才能在国家之间形成对话协商和平解决纷争的内在激励。

第六，新时代国家安全强调“目标相对性”，即认识到没有绝对安全，要立足基本国情，实现国家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避免不计成本追求绝对安全。尤其不能只顾一个国家安全而罔顾其他国家安全，牺牲别国安全以谋求自身的所谓绝对安全，这样只会导致所有国家的不安全。正如基辛格所言，“一个大国对绝对安全的渴望，就意味着对所有其他国家的绝对不安全”。习近平指出，“这次乌克兰危机再次给世人敲响了警钟：迷信

实力地位，扩张军事联盟，以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安全，必然会陷入安全困境”。全球安全倡议强调“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一国安全不应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就是对追求相对安全目标、避免陷入安全投入提升而安全水平下降之安全困境的呼应。

第七，新时代国家安全强调“领域多维性”，即当今时代国家安全的外延应能够覆盖主要的传统安全领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并随着国家核心及重大利益领域的变化而能动态调整，可定义为“集核心及延伸重点领域安全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①。古代中国将“土地、人民、政事”视作国之三宝，现代西方政治理论中对国家的指涉同样涵盖了国土、国民、政府三重含义，古今中外处理这三大对象面临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都是各国的核心安全关切。对此，全球安全倡议“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无疑也应该特别注重统筹应对那些可能危及国土安全、人民安全、政治安全的风险挑战。换言之，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生物、太空、深海、极地、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安全问题往往相互影响交织，应当统筹化解，避免其规模、范围或程度超过一定限度而产生全局性影响，危及前述三大核心领域的安全。

总之，新时代国家安全就其内涵而言，在状态上应兼顾主观安全和客观安全而更加饱满，在能力上应足以应对内外部安全威胁而更可持续，可定义为“一国自身及其通过国际安全合作（群己关联性）而拥有的维护保障物质性及非物质性国家利益（利益二元性）的能力（状态持续性）超过该国内外部有意和无意的威胁其国家利益的力量（威胁双重性），从而使其核心和重大国家利益（领域多维性）总体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目标相对性），并且该国国民对此存在准确认知（实感一致性）的状态”。上述对新时代国家安全内涵外延的界定，为全球安全倡议的具体落实提供了理论指引，要在充分考虑和权衡物质性利益安全和非物质性利益安全、客观安全与主观安全、有意安全和无意安全、绝对安全和相对安全、安全状态与安全能力、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的基础上，引导各国超越安全困境，实现共同、综合、

^① 这只是从“领域多维性”出发，按照总体国家安全规划分重点领域安全的标准界定的外延，这并不排斥从其他内涵属性出发根据另外的标准界定国家安全的外延。例如，从“群己关联性”出发，可以把国家安全外延划分为本国安全及其他国家的安全（如美国国家安全、日本国家安全、德国国家安全等）。正如“人”这个概念的外延，可以按性别表述为男人和女人，按年龄表述为未成年人与成年人，按国籍表述为中国人、美国人、日本人等。

合作、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

二 拉美地区的国家安全问题及治理需求

拉美国家在安全上面临着较为严峻的挑战，从这些挑战中派生出对区域乃至全球层面的国家安全治理需求。从具体领域看，相关挑战既包括传统安全问题，如边界争端和军事对抗，也包括非传统安全问题，如跨国犯罪、毒品走私和恐怖主义；既存在有意安全威胁，也存在无意安全威胁。这些问题和威胁相互交织，使得安全治理变得更加复杂。同时，许多拉美国家的治理能力特别是安全治理能力不足，区域合作机制在安全治理上的作用有限，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短缺，难以有效应对各种挑战。

第一，有意安全威胁与无意安全威胁交织。例如，委内瑞拉的航运和经济安全一方面受到美国制裁这一有意安全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美国和圭亚那还以拦截毒品为由在委内瑞拉边境展开联合海上巡逻，这一应对无意安全威胁的举措也干扰了委内瑞拉航运路线，影响其正常的海上贸易和运输。又如，美国制裁加剧了委内瑞拉的经济困境，造成移民或难民潮，而资本和劳动力的离场又令委内瑞拉经济更加窘迫并催生犯罪活动，这反过来让营商和生活环境进一步恶化，带来更大规模的难民和移民潮。具体来说，委内瑞拉难民危机被认为是美洲有记录以来的最大难民危机。截至 2023 年 8 月，估计有 710 万委内瑞拉人成为移民或难民，超过了该国人口的 20%。^① 从犯罪率来看，委内瑞拉凶杀案犯罪率 2022 年为每 10 万居民发生 40.4 起，虽然较 2015 年的每 10 万居民发生 90 起有明显好转，但在拉美地区国家中仍处于高位，仅次于牙买加的每 10 万居民 52.9 起。^② 经济困境还为政局不稳等有意安全问题提供了“燃料”，使得马杜罗政府一度面临来自“临时总统”瓜伊多的挑战。

第二，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存在张力。例如，被誉为“地球之肺”的亚

^① “Refugees and Migrants from Venezuela”, R4V, August 5, 2023. <https://www.r4v.info/en/refugeeandmigrants>. [2023-09-15]

^② “Venezuela: Homicide Rate 2014 - 2022”, Published by Statista Research Department, July 21, 2023.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984669/homicide-rate-venezuela/>. [2023-10-05]; “Latin America & Caribbean: Homicide Rate 2022, by Country”, Published by Statista Research Department, September 12, 2023.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947781/homicide-rates-latin-america-caribbean-country/>. [2023-10-05]

马孙雨林是全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由于非法伐木、农业扩张和其他人为活动，雨林面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缩减。这不仅威胁到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还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亚马孙雨林缩减问题已经超越了单一国家的范畴，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治理问题。全球各国和国际组织都对此表示关切，并呼吁采取行动来保护这片珍贵的雨林。然而，作为亚马孙雨林的主要守护者，巴西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方面，巴西需要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确保其国民的生计和自身经济安全；另一方面，巴西也面临着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后者要求其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来保护亚马孙雨林以保障共同生态安全。同时，全球市场对巴西农产品和矿产的需求还在不断增加，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对雨林的开发，使雨林保护面临更大的威胁。巴西在应对亚马孙雨林缩减问题上所面临的挑战部分源于国内外的利益团体，这些团体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都拥有重要的影响力，使得巴西政府在采取有效措施保护雨林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自身的经济安全和共同的生态安全之间存在严重的张力。

第三，本地及对外军事冲突的影响长期存在。拉美地区的武装冲突历史悠久。秘鲁和厄瓜多尔之间、智利与玻利维亚之间、阿根廷与英国之间就领土争端曾多次发生军事冲突甚至战争。尽管冲突已经结束，但国家间冲突的影响大部分具有持久性、复杂性和难根治性等特点，有关争端并未完全解决，仍然是横亘在冲突各国之间的高度敏感而又复杂难解的问题。例如，阿根廷与英国就马岛主权归属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并由此引发了1982年发生在两国间的马岛战争，阿根廷虽然战败，但始终未放弃对马岛的主权要求。2023年7月下旬起，英国在马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始举行有其当地驻军参与的多兵种军事演习。8月2日，阿根廷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反对英方在马岛海域展开军演，声称此举违背了联合国就马岛主权问题通过的相关决议，属于非法行径，并将对南大西洋地区的和平稳定局面构成严重威胁。阿方对此予以强烈反对，并敦促英方通过谈判和对话的方式和平解决马岛主权争端，避免采取改变该区域局势的单方面行动。^① 实际上，在过去40多年中英国多次举行这样的军演。

第四，经济不平等削弱了公共安全的可持续性。长期以来，拉美与加勒

^① 《阿根廷外交部强烈反对英国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区域举行军演》，环球网，2023年8月2日。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Dxw1nCKL7y. [2023-08-28]

比地区谋杀率持续高居全球之首，远超世界其他地区。^① 拉美地区的经济不平等问题一直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该地区的历史、经济和社会结构有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拉美及加勒比地区有关国家的基尼系数处于较高水平，2021 年阿根廷为 42.0%，玻利维亚为 40.9%，巴西为 52.9%，智利为 44.9%，哥伦比亚为 51.5%。^② 这些数据显示，拉美地区的贫富差距仍然很大，这可能导致了犯罪率的上升和公共安全水平的下降。当经济不平等加剧时，部分人群会感到被边缘化和被忽视，安全感的丧失可能更加导致他们选择以犯罪活动作为谋生手段。由于存在与毒品消费大国美国相邻近的地缘禀赋，贩毒成为拉美地区有关国家犯罪活动的一大共性特征，特别是哥伦比亚、墨西哥以及中美洲的一些国家已经成为全球毒品贸易的主要来源地。哥伦比亚作为全球最大的可卡因生产国之一，长期以来一直在与各贩毒集团进行斗争。与美国接壤的墨西哥成了毒品走私的主要通道，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成为严峻的国际问题。中美洲的一些国家如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也受到了毒品贸易问题的冲击。尽管各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打击毒品贩运和相关犯罪活动，但由于毒品贸易的高利润和与其他非法活动的关联，使得打击毒贩工作异常困难。加上毒品贸易的复杂性和跨国性，仅依靠单一国家的努力也不足以解决这一问题。

第五，不同国家的主观安全认知存在差异或冲突。例如，墨西哥和哥伦比亚更加关注毒品贩运和跨国犯罪问题，而委内瑞拉和古巴则更加关心政治稳定和外部势力的干涉。巴西和阿根廷作为拉美的两大经济体，更加关注经济安全和地缘政治竞争，此外巴西还关心生态安全。地区各国在实现安全的手段上也各有其偏好。一些国家更倾向于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安全问题。比如，智利既是太平洋联盟的四大创始成员之一，也是拉美经委会的活跃成员，还与邻国签署了多项边界和安全合作协议，包括与阿根廷签署《和平友好联合声明》解决比格尔海峡国界争议。乌拉圭既是南方共同市场的创始成员国，也是里约集团的成员国之一，还在《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框架下与邻国在安全和防务领域开展合作。相比之下，另一些拉美国家更加依赖单边和军事

^① 参见联合国禁毒署（UNODC）数据库。<https://dataunodc.un.org/dp-intentional-homicide-victims>. [2023-08-30]

^② 参见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reports.aspx?source=2&series=SI.POV.GINI&country=.> [2023-08-30]

手段实现国家安全，特别是那些国内政府和反对派关系紧张的国家。

第六，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存在缺陷。一是域外安全治理力量合法性不足。美国是拉美地区最大的域外安全治理力量，其在拉美地区的军事存在历史悠久，影响巨大。美国南方司令部作为美国国防部的一个主要战区司令部，负责中南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军事行动，其任务主要是操控有关地区和国家，以实现美国的地缘政治和安全战略目标，即便履行应对贩毒、恐怖主义和人口贩运等挑战的若干职能，也往往以此为手段对当地实施干预。美国长期在该地区设有多个军事基地，如古巴的关塔那摩海军基地、洪都拉斯的苏托卡诺空军基地等。美国强势植入的传统安全架构与拉美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存在冲突，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硬权力在该地区推进安全议程，这损害了地区国家的自尊和主权，难以获得有关国家的认同和关系专用性投资。二是地区组织安全治理功能失调。美洲国家组织（OAS）是美国和拉美国家组成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宗旨是加强本大陆安全，保障成员国之间和平解决争端。但由于成员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分歧，美国又将其作为干预地区国家的工具，美洲国家组织难以充分发挥地区安全治理作用。除配合美国干涉委内瑞拉政治危机外，美洲国家组织还宣布尼加拉瓜 2021 年大选非法，作为回应，尼加拉瓜于 2022 年 4 月退出该组织。此外，美洲国家组织还面临严重影响其履行职责的财务危机。^①

纵观拉美地区的国家安全问题，有的在多维领域之间转变、传导、汇聚，有的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蔓延，有的夹杂着地缘政治竞争和国家安全偏好差异，有的反映了国家治理能力的缺陷和区域治理机制的失能。这些盘根错节的问题不是短期形成的，其解决亦需要系统的国际合作和协调方案，且以久久为功的方式应对。对此，全球安全倡议可以提供一定的启发和帮助。

三 全球安全倡议在拉美地区的实践前景

作为一项安全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全球安全倡议可以在理念、制度、器物等层面为拉美地区国家安全问题的解决提供助益，但这些问题的根本性

^① “Severe Financial Crisis of the IACHR Leads to Suspension of Hearings and Imminent Layoff of Nearly Half its Staff”, OAS, May 23, 2016. https://www.oas.org/en/iachr/media_center/PReleases/2016/069.asp. [2023 - 08 - 30]

解决还有赖于地区国家能够在有关方面以协调方式投入充足的资源。

第一，不同于美西方主导的传统安全架构的武力压制型安全，全球安全倡议提供了新的安全理念，即通过统筹发展和安全而实现的发展型安全。全球安全倡议主张“寻求可持续安全，通过发展化解矛盾，消除不安全的土壤”，认为经济发展的不充分和不平等是安全问题最大的根源。在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这四大赤字中，发展赤字是解决“四大赤字”的“纲”。发展赤字直观表现为全球经济增长在长期中呈放缓态势，发展动能不足。^① 由于发展赤字的存在，国家间博弈越来越由“增量博弈”转向“存量博弈”，竞争性乃至对抗性逐渐上升，世界和平变得更加脆弱。由于发展赤字的存在，各国用于增强安全韧性和安保能力的投入日益局促，各种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由于发展赤字的存在，各国推进全球治理的努力往往被国内财政资源及民意约束所掣肘，使许多全球性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无论是平息冲突动乱、解决人道主义危机，还是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抑或是防止民粹主义、排外主义抬头，又或是消除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日益严峻的威胁，根本上都要依靠发展。^② 在这方面，中国倡导的共建“一带一路”是重要的工作平台。有学者将“夜间灯光亮度”数据作为衡量经济发展、不平等与收入差异等方面的一个指标，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深度合作和相互交往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③ 近年来，中国也通过经济合作和投资加强了与拉美的联系，截至 2023 年 6 月，已经与 22 个拉美国家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④ 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同时注重发展成果的公正分享，将为拉美地区其他维度安全问题的解决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二，聚焦无意安全问题，注重将有意安全威胁转化为共同治理无意安全问题的支持性力量。全球安全倡议不将矛头指向任何“第三方”，不搞意识形态划界或“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不在国家之间、更不在国家内部不同

^① 全球人均 GDP 增长率 1961—1982 年均值为 2.3%，1982—2006 年均值为 1.8%，2007 年次贷危机至 2021 年均值进一步下降至 1.2%。参见冯维江：《安全全球化的经济逻辑：以全球安全困境为例》，载《国际安全研究》，2023 年第 1 期，第 50—74 页。

^② 冯维江：《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载《光明日报》2022 年 12 月 19 日第 12 版。

^③ 黄亮雄、韩永辉、王佳琳等：《中国经济发展照亮“一带一路”建设——基于夜间灯光亮度数据的实证分析》，载《经济学家》，2016 年第 9 期，第 96—104 页。

^④ 《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中国“一带一路”网，2023 年 6 月 26 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p/77298.html>。[2023-08-23]

利益集团之间扶持“代理人”，而是将其他国家都视为合作解决安全问题的助力而非阻力。那种将全球安全倡议视作中国主导的要与美国领导的条约、联盟和机构体系相竞争或抗衡的全球安全架构的观点，只是用美西方习惯的旧思维来揣度全球安全倡议的属性，与总体国家安全观、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等全球安全倡议的理论根基及其价值取向背道而驰。美国长期将拉美地区视为本国之“后院”，忌惮中国成为这一地区反抗美国霸权的“解放者”。不过中国早已用制度化的方式宣示，“让每一个国家享有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让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能安居乐业，人民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是我们的共同愿望”，“倡议秉持开放包容原则，欢迎和期待各方参与”，“愿同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追求幸福的国家和人民携手同行，协力应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这意味着，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西方国家，只要爱好和平、追求幸福，都是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的潜在合作方，而不被视为“战略挑战者”或“战略竞争对手”。对全球安全倡议而言，竞争只有用在竞争性解决全球性问题上，而不是用在解决其他“假想敌国家”上，才是迈向竞争性共同繁荣和普遍安全的正途。

第三，支持地区组织或机制发挥主导作用、提供国际安全公益产品，以此鼓励其对全球安全倡议相关平台、机制及行动的信任及关系专用性投资。在这方面，《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明确提出，支持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积极践行《宣布拉美和加勒比为和平区的公告》承诺，支持包括拉共体在内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为维护地区和平安全、妥善处理地区热点问题发挥积极作用。与美西方主导的传统安全架构强调控制权不能旁落有所不同，全球安全倡议鼓励地区组织发挥主导作用，中国等其他公共产品提供方提供支持性作用，因为后者相信，拉丁美洲是拉丁美洲人民的拉丁美洲，本地人民和地区组织对如何发展、如何维护安全是最大的利益相关方，因而也拥有最大的发言权。这种对地方性知识和地区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尊重见之于行、久久为功，创造出可持续的共同利益，最终将获得拉美国家的理解和认同，它们也会以更大的热情和资源投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合作平台。

第四，在某些专业领域，注重发挥功能性多边机构的作用。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都是拉美地区的顽疾。在反恐方面，《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指出，加强联合国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的中心协调作用，支持国际社会全面落实联大和安理会反恐决议及《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共同打击所有被安理会列名的恐怖组织和人员；推动全球反恐资源进一步向发展中国家倾斜，加大发

展中国家反恐能力建设。在打击跨国犯罪特别是毒品犯罪方面,《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指出,应全面、有效落实《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鼓励各国为打击跨国犯罪而缔结或参加有关国际条约、公约或协议,或者作出制度性安排;支持联合国三项禁毒公约,维护国际禁毒体制,倡导国际社会协调一致、责任共担、真诚合作,共同应对毒品问题带来的挑战,构建不受毒品危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尊重各国主权基础上积极开展执法合作,共同提升执法能力和安全治理水平。不仅如此,中国还愿意在此方面做出更多的自主务实贡献。例如,支持建立全球培训体系,为发展中国家培训更多适应维护自身安全需要的执法人员。由于拉美国家安全需求或偏好排序不完全相同,这种培训也需要更具针对性,与各国实际安全需要结合起来,最终整体推进地区安全形势持续转好。

第五,在军事安全方面,坚持公道正义,积极发挥调解作用,强调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认为大国应承担应尽责任,支持平等协商,根据当事国需要和愿望劝和促谈、斡旋调停;国际社会应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鼓励冲突各方以对话建互信、解纷争、促安全;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制造更多困难和复杂因素。例如,在马岛问题上,中国方面认为,马岛问题本质上是殖民主义的历史遗留问题,殖民主义给世界带来深重灾难,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极不光彩的一页。中方坚定支持阿根廷对马岛行使主权的正当要求,始终主张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与国之间的领土争端。

第六,探索三方安全合作新模式。在拉美地区,中美两国都有着重要的利益和影响力。在一些重要领域,中美在拉美地区拥有共同的安全目标,中方可以主动加强在反恐、打击跨国犯罪、毒品走私等领域对美政策协调,敦促其与拉美国家一道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例如,中美两国可以就打击跨国犯罪方面加强与拉美国家的执法合作,还可以就打击跨国犯罪的技术和方法进行交流与合作,提高打击这些犯罪活动的效率和效果。需要强调的是,全球安全倡议倡导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其核心理念与拉美国家追求的独立、平等的外交政策是高度一致的。在全球安全倡议框架下,拉美国家不仅是合作的对象,更是合作的伙伴和参与者。中美拉三方可以在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合作、技术创新等领域进行深入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总之，全球安全倡议集中体现了中国对事关各国人民福祉、事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全球安全问题解决之道的前瞻性思考，其内容充分满足并体现了平等、公平、同意、效率、补偿等公正合理内涵诸原则，有助于凝聚各方共识改善地区及全球安全治理、完善国际安全秩序。^①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有望在拉美地区结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果实。

四 结语

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发展中大国，长期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进入新时代，面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激荡的全新局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政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并针对当前世界安全格局的新趋势新特点创造性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为“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各国怎样实现共同安全”的时代课题给出了高屋建瓴的回答。理论的生命力在于指导实践。全球安全倡议提出后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和赞誉，并在中国推动下，在推动民族国家和解、解决全球热点问题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光辉业绩。拉美地区是全球国家安全形势较为复杂的地区，也是全球安全倡议有望发挥积极作用的新疆土。鉴于全球安全倡议侧重提供公益产品而非武力强制，强调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发展型安全，致力于将有意安全威胁转化为应对无意安全问题的合作性力量，注重将本国安全厚植于共同安全的基础之上，坚持对话替代对抗，这一倡议的正确实施有望得到拉美地区国家的理解和认同，为地区和平与全球安全做出更大贡献。

（责任编辑 黄念）

^① 张宇燕、冯维江：《论全球安全治理秩序的政治哲学基础：公正合理》，载《国家安全研究》，2023年第4期，第5-33页。